

CI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90

THE PROPHET & SAND AND FOAM

先知·沙与沫

我永远在沙岸上行走，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高潮
会抹去我的脚印，风也会把泡沫吹走。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纪伯伦

Gibran

〔黎巴嫩〕纪伯伦 著 冰 心 译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90

〔黎巴嫩〕纪伯伦 著
冰 心 译

先知·沙与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知·沙与沫：汉英对照 / (黎巴嫩) 纪伯伦著；冰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4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5291-6

I. ①先… II. ①纪… ②冰…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散文诗—诗集—黎巴嫩—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5247号

- 书 名 先知·沙与沫
作 者 [黎巴嫩] 纪伯伦
译 者 冰 心
责任编辑 陆元杞
特约编辑 冯旭梅 陈思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9.5
字 数 95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291-6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先知》序

纪伯伦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十二岁时到过美国，两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贝鲁特的阿希马大学。

一九〇三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如《疯人》（*The Madman*, 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等，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出版。《先知》是他的最欢迎的作品。

关于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了。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本书，《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请我的“习作”班同学，分段逐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它重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是我逐段翻译了。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我感到许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

来难译，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译定之后，我仍有无限的犹疑。

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冰 心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

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做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两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

一九三〇年母亲逝世之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把从前爱读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的散文诗《先知》重读一遍。纪伯伦从小饱经忧患，到处漂流，最后在美国定居。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作品，都已被译成十八种各国文字。以后他又用英文写了许多作品，而这本《先知》是被世界的读者们称为他的代表作的。

我那时觉得有喷溢的欲望，愿意让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也能享受我读这本书时的欣悦、景仰和伤感。

《先知》的好处，是作者以纯洁美丽的诗的语言，说出了境界高超、眼光远大的、既深奥又平凡的处世为人的道理。译来觉得又容易又顺利，又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

一九五五年，我又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献诗”——《吉檀迦利》。大异于纪伯伦的身世，泰戈尔是诞生于“歌鸟之巢”的“王子”，从他欢乐的心境中，他热爱了周围的一切。他用使人目眩心摇的绚烂美丽的诗的语言，来歌唱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和人类。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好长的道路！

我从来不敢重译，但是这两位诗人的这两本书，都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我知道我的译文，只能汲取了大海中的一滴，但只此一滴，我也愿贡献给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们，来分享我译诗时的“辛苦”和享受。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冰 心

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

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是著名的黎巴嫩作家。他自幼就受到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从中汲取了营养。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同时，他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克服了自己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他着眼于东方，也注视西方。他希冀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东方，改造东方，警策西方，改造西方。他集哲学、文学、艺术于一身，不仅擅长小说、绘画，而且精于散文诗，而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特才华使他跻身于世界文坛。

纪伯伦 1883 年 1 月 6 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山城布舍里一个属于马龙派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民，母亲是基督教马龙派一个神父的女儿。纪伯伦八岁时，父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当局逮捕，关进监狱。九岁时，他被一块坠落的山石打断了肩胛骨，几个月后，肩伤虽愈，但右臂始终衰弱。他的儿童时代是在黎巴嫩的北方山村贝什里度过的，那里有高山、流水和苍翠的雪松，绮丽的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性格。1895 年 9 月（纪伯伦 12 岁那年），由于贫困所迫，母亲卡米拉不得不带着纪伯伦和哥哥布特罗斯、妹妹马利亚娜及萨尔塔娜举家前往美国波士顿谋生。

1895 年 9 月，纪伯伦考入一所为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他的一位女教师发现他有绘画天赋，遂将其介绍给波士顿著名诗人和艺术活动家法尔德·荷兰德·戴。戴鼓励他为一些书籍设计封面，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三年后（1898 年），他的亲人们坚持把他送回祖国学习阿拉伯文，他在黎巴嫩住了两年半。冬天在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习阿拉

伯民族语言和文化，夏季则在故乡布舍里同黎巴嫩诗人兼医生萨里姆·哈纳·塔希尔一起生活。这段时间里，他曾在学校办的《奋起》杂志上发表习作，同时仍与波士顿的戴保持联系，继续为他们画封面。1910年4月初，在完成学业后，他又重返美国波士顿。他的妹妹萨尔塔娜却在几天前（4月4日）死于肺病。次年，哥哥和母亲亦由于贫病交加相继病故（1902年3月12日和1902年6月8日）。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三位亲人——小妹妹、哥哥和母亲相继去世，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终生难愈的创伤，再加上生活的重负，使他在物质上也受到不小的压力。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发表散文和散文诗，倾诉他的哀怨和憧憬。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一篇抒情散文《音乐短章》（一译《乐曲》，1905）。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音乐的热爱，探讨了东方音乐的深邃意蕴，并提出了对东方音乐欣赏的看法。

纪伯伦的创作生涯始于散文诗，但在后来几年里，他却埋头于小说创作。190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新娘》问世，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1907）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折断的翅膀》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萨勒玛是“古老的东方女性的代表”，也是“受凌辱民族的象征”。作品把主人公的不幸和整个民族和东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突出了它的社会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纪伯伦又回到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原来就是他熟悉和喜欢的文学创作形式，对他来说，这也是驾轻就熟的事。1908年至1910年，他曾去巴黎留学，曾游历罗马、布鲁塞尔和伦敦，广泛地吸收欧洲文化艺术的成果。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他在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指导下学画，也进一步了解了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和画家布莱克的作品。罗丹和他艺术界的朋友们十分欣赏这位年轻的黎巴嫩诗人和艺术家，称他为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1910年，他的作品《秋》在巴黎传统的春季绘画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银质奖章。他

受到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1844—1900）的影响，在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他不但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共鸣，而且对其文学形式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促进了他的散文诗创作。

纪伯伦的散文诗想象丰富，感情深挚，富于哲理，韵味隽永。纪伯伦的诗歌创作比散文作品的内容更广泛，他超越了对具体时弊的激愤和控诉，而转向对人生世事的理性思考。他的诗作自始至终贯穿着爱与美的主题，在对大自然的讴歌中抒发了对自由、理想、爱情与美的渴望；在对人生经历的描绘中无不蕴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集《先知》、《沙与沫》就是这类散文诗的代表作。

他的诗作大都是汇集在正式出版的诗集中，它们是：

《泪与笑》（1913）、《疯人》（1918）、《先驱者》（1920）、《暴风集》（1920）、《珍趣篇》（1923）、《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的耶稣》（1928）、《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

纪伯伦最早的一部散文诗合集《泪与笑》是诗人对“爱与美”的赞颂，也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泪与笑”的呼唤。他号召徘徊在各派宗教的十字路口的人们“把美当作宗教，把美当作神祇崇拜”，因为“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在这部诗集出版以后，纪伯伦以往痛苦愤怒的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对社会、生活更加深入地思索。他说，“那个于痛苦、抱怨、喊叫中度过的岁月已经逝去”，“写作《泪与笑》的青年已经死去，埋葬在梦幻的山谷”。作者认为这些充满“哀叹、倾诉、哭泣”的早期诗作，是“不成熟的果实”，为此感到“愧作不安”。

《暴风集》和《珍趣篇》是最具有社会批判性和民族自省精神的作品。他抨击那些充满“奴性”的人们，把他们视为“活尸”，他要做时代的“掘墓人”，把这些“活尸”统统埋掉。他要东方的“医生”拿起手术刀，根除东方顽疾的病灶，要东方的“病夫”不要讳疾忌医。

他要人们打破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

要做“坟墓中的居民”，满足于在“黑夜”中生活。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指出“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纪伯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在创作主题和风格上有较大的改变。如果说他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散文诗，突出了社会和民族改造意识，那么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则强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哲理性的思考。

《疯人》和《先驱者》两部诗集有荒诞与讽刺的特点，如把摘去面具、赤裸于阳光下的人视为“疯人”，断肢、缺臂的人却被认为是“健全”的人。《先知》（1923）是一部哲理性甚强的抒情诗集，凝聚了纪伯伦的全部心血，是他创作的顶峰，引人瞩目。这部作品在纪伯伦心中酝酿了十几年。在他母亲生前，他就用阿拉伯文写成。母亲肯定了这部作品，但认为要发表尚需进一步加工。五年后，纪伯伦又重写这部作品，但仍感不足，最后还是全部推翻。20年代初，纪伯伦用英文写出。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实现了“写就一本小书”的宏愿。他把《先知》看作“第二次降生”，表达了使他“成为站在太阳面前一个自由人的唯一思想”。

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名叫“亚墨斯塔法”（一译“艾勒·穆斯塔法”）的智者。他正准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就在他依依惜别的时刻，一位对他抱有诚信的女子“爱尔美差”来到殿前广场，向作别的智者表达最诚挚的祝愿，请他“讲说真理”。于是智者开始回答送行者的提问。这些问题涉及到“生和死中间的一切”，人生和社会的26个方面——爱与憎、美与丑、善与恶、罚与罪、工作与逸乐、理性与热情、法律与自由、婚姻与友谊、教育与宗教……他要把人类的“真我”披露给人们。

在《先知》中，这位智者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纪伯伦认为“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这种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它包括男女纯洁的爱情。在智者要“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的字里行间

就隐含着一种对故乡的深沉的爱，引申开来，就是一种对祖国的爱。这种爱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如热爱工作。他把爱工作与爱生命等同起来了。智者说“在你劳动不息的时候，你确实爱了生命”（《先知·工作》）。爱成了纪伯伦生活理想的追求。

纪伯伦渴望美。他认为“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只有在美中才有光明”。他把美视为“宗教”、“圣殿”和“主神”。“美神”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但他也指出，如果不去探求，人们也就不会发现美和认识美。在《先知·美》中，他借主人公的口向世人发问：“你们到处追求美，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到她呢？”纪伯伦在这里想告诉人们，美虽然是目标，但也是道路和向导。人们必须遵循美指引的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才能找到美。对于美，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纪伯伦认为，八个人的八种不同需求，没有涉及到真正的美，他们只是谈论各自“那未曾满足的需要”：受伤者需要仁爱，忧苦者需要温柔，守夜者盼望着曙光，劳作者盼望日落，阻雪者向往着春天，炎夏挥镰者向往着秋收季节的到来。纪伯伦认为，“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欲望的满足并不等于美，美好似“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显然，这是一种精神美，它要远远超出欲望的满足。

纪伯伦对物欲、剥削、压迫、暴力的社会极端厌恶。他离群索居，就是渴望内心的精神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升华”，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我”要做自己的“上帝”，而上帝便是“那种淳朴的纯洁的精神力量”，当人接近这种完美时，“人性”升华为“神性”。他的这一思想和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在《先知·自由》篇中表现得十分清晰。在纪伯伦看来，自由的实现，不仅仅是不公正法律的废除，不仅仅是暴君的打倒，而是人类精神上的解放。这首先要人们去挣脱奴性锁链的束缚，才能“向着阳光行走”，实现“神性”，实现自由。纪伯伦的这种观点，曾经激励过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青年。

在《先知·罪与罚》中，纪伯伦希望人类摆脱“侏儒”和“洞穴”的原始生活，发展“人性”，朝着“神性”进步。他要人们用“理性”作指导，扬起“热情”的风帆，向生命的“无穷性”行进。这位“先知”在登船之际，告诉前来求教的人们，“哲人们曾来过，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我不过用言语说出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先知·言别》）。他把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告诉世人，唤醒那些失落困惑的、被奴役的灵魂，教他们享受智慧之果，勇于向更高境界攀登。

《先知》还表现了万物统一和生命超越的主题思想。纪伯伦认为，人类要实现生命的“永恒”，要超越死亡。但是，人类对生活的追求还应包含对自我的超越，超越小我去实现包容全人类的“大我”，这也为对生活的追求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含义。

《先知》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诗集，纪伯伦在诗集中收入了他的9幅绘画作品。他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作品是以插图形式出现的。从《疯人》、《行列》开始，他发表的作品差不多都有插画。这些插画一般都与作品主题有关，但每张画又是相对独立的。如《先知》中的最后一幅题为《创造的手》的绘画，一只手掌占据了整个画面，手掌中心有一只睁开的顾视的眼睛。在手的周围是由重叠勾连的羽翅组成的圆形风圈，这只手好似就陷在飞旋的飓风的包围之中。在羽翼周围是云雾，外面又有一个大弧圈，由一个个人体组成。有人解释说，这是上帝的手，但从《先知》的内容看，也可以把它视为具有“神性”的巨人的一只手。读者可以从这些画中尽情地欣赏和品味这些绘画的艺术特色和它们的意蕴。

纪伯伦原先构想写一个“先知”的三部曲。在《先知》之后，他写了《先知园》，纪伯伦在《先知》中写了人与人的关系，他本希望在《先知园》中更多地反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但由于他对人的关注，最后还是突出了人与人的关系。不过他在这部作品中，更强调了“接受”，他说：

“我教给你们的其实不是给予，而是接受。”他把“接受”提到了与“给予”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计划中的最后一部《先知之死》却始终未能完成。

《沙与沫》也是一部闪烁着丰富哲理思想的诗集，它涉及人生、爱情、文学、艺术等方面。

关于爱情，他说：

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写在一张光明的册页上的。

爱情是情人之间的面幕。

每一个男子都爱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想象的作品，另外一个还没有生下来。

纪伯伦痛恨旧制度、旧传统，曾招来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势力的谩骂，有人说他是“疯子”、“狂人”，他轻蔑地回答：

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不肯拿我的光阴去换金钱；
我认为他们是疯了，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光阴是可以估价的。

纪伯伦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是不甘接受权势与金钱的奴役和驱使的。他说：

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最可怜的人是把他的梦想变成金银的人。

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

纪伯伦认为诗歌是“神圣灵魂的体现”，“供它的营养的是灵魂，供它饮用的是感情”。在《沙与沫》中，他说：

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

智慧是心思里歌唱的诗。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

被人们誉为“纪伯伦福音”的《人子的耶稣》，重塑了耶稣的形象。纪伯伦笔下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劝善者，而且是一位勇敢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位为贫弱卑贱者赢得权利的耶稣。他心目中的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与“基督徒的耶稣”不同。在《沙与沫》中，纪伯伦描述了两位耶稣的不同形象：

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稣就和基督徒的耶稣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园里相会。他们作了长谈；每次当拿撒勒的耶稣向基督徒的耶稣道别的时候，他都说：“我的朋友，我恐怕我们两人永远、永远也不会一致。”

纪伯伦要把耶稣写成“人”而不是“神”。他是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人格理想来写的。在他的笔下，耶稣是为生命渴求的智慧，既是理性，又是力量；既是宣言，又是行动。耶稣是真正的生命，是新生活的开始，是“地球上一个新的王国的开端”，他是《先知》中所提到的“神性”的人的代表。他作为“时代的鞭子”来到世界，是为了用响鞭来唤醒那些在酣梦中寻找“自由”的奴隶。尽管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的血已变成了大地上的新泥土”。

长诗《行列》（1919）在纪伯伦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诗中有两个声音交替出现，一个是厌倦生活、消沉的老人，另一个是朝气蓬勃、热爱自然的少年。前者对现存的一切都感到矛盾和困惑，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来承受这一切。而这位年轻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是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充满生命活力的象征。纪伯伦试图通过对未来的憧憬来荡涤现实的污浊，他警示人们，“弱者永远达不到希望”，“无力生存的人，是在慢慢走向死亡”！

《珍趣篇》（1923）由十四首韵诗组成，诗中有自己和心灵的对话，有和敌对者的激烈辩论，有对祖国的讴歌和怀念。

纪伯伦还写过几个剧本，如哲理剧《有高柱的伊拉姆城》和诗剧《大地之神》（1931）。《大地之神》是纪伯伦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描绘了大地上的三位神祇。“第一位神”厌恶世上的一切，但又不愿意去创造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对人类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愿人类拜倒在神的脚下，但他的期望也都落空了。“第二位神”有一种对人类的控制欲、支配欲和征服欲，他把人类视为“面包”，他认为人类应该为众神作出牺牲。“第三位神”是一位崇尚爱情的神，青年的歌、姑娘的舞，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向往，他认为欢乐和爱情是“生命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争辩中隐约感到人心间的种种争斗，显然，第三位神最后占

了上风。

《国王与牧人》是纪伯伦用阿拉伯文写下的最后一部剧本，表现了权力和权威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专制权力必然归于失败。这部剧在他去世后才正式发表。

纪伯伦的唯一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剧本是《暴风集》中的《苏尔班》。苏尔班是一位音乐家，他不愿为不懂艺术的达官贵人唱歌。他说：“艺术是一种高尚的灵魂，不能出售，也买不来，东方人应该知道这一绝对真理。”

纪伯伦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在文学创作上始终精益求精，他主张要用“血”来写作，他认为用“血”写出来的作品才有灵魂。他认为诗人的职责是唱出“母亲的歌”——表达人民大众的心声。他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比生活更高更远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不怕狂风暴雨、敢向命运挑战的弱者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和尊敬。但是由于其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绪，在描写爱 and 美的理想境界时，往往有超阶级的观点。在语言上，有追求深奥而近于古涩的倾向。

伊萨·纳欧里博士（《旅美派文学》的作者）曾说：“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生命中的第一缕芳馨，他使阿拉伯文学得以在不朽的世界文学的土壤中扎根，使阿拉伯从事笔耕的人中产生出一位东方和西方都为之骄傲的、不朽的、世界性的作家。他怀着对可以引导生命之子走向幸福生活的东方精神使命的信念，并以对这一信念的传播，更新着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东方的那使命的纪元。”

纪伯伦在西方甚至获得了比东方更大的赞誉。一位当代美国女诗人曾说：“纪伯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极度真诚……和他对人类的信念。”法国《加利默之家》杂志东方部主任加鲁金在读过《先知》的法文译本后，曾赞叹：“这是数百年来东方送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

《芝加哥邮报》曾这样评论《先知》：“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读了这书，